湖海新聞夷堅續志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一　　後集

神仙門

仙真

上真顯靈

太學生潘祖浩居豫章水墨畫上真像隨行供養每禱必應一日畫像作哭聲仍明告祖浩曰汝其死矣未幾果卒纔三十八歲死之日又托夢其子曰汝父已死我當護其柩歸逮其子翼夫亟往扶櫬離齋舍日赤蛇蟠其柩上潘平日

事之甚謹因真聖報之也戊寅年冦作其家燬於兵火儼然獨存其孫霖宝之續付青坑季生表背遂爲所失

玄帝現像

王道之號無識居士住安福之西其家畜十八羅漢像最精妙月月命僧禮而供之有梅花結實于甕瓶人以爲端一日其家病作羅漢前兩軸獻夢云待自去北方請玄帝來救治明日一僧登門曰如何不奉真聖荅曰無像僧曰可邀

畫匠來就棹上現出帝像面如滿月皂袍金甲足踏龜蛇左右五將持刀執纛樹幡號五龍猛烈雄偉非尋常所有者描訖隨手而沒後病愈其家宝藏之

仙異

呂仙教化

宋景定年間邵武軍衙前殷家香紙店常供雲水道人每負奉銅當三錢一个未常少倦忽一日早起開店有道人持擻扇登門結緣適逢殷

家婦人以他事迕怒形於辞去連以兩枚當三錢擲在撥扇中遂流于地道人以足踐之更不回顧飄然而去殷自出拾起元錢則固結於磚上用力亦不能動矣觀者駭異急尋訪道人已杳然不見復將鋤頭連磚挖出見磚背有詩曰先生大顧度三千直到如今不得圓得得此來還有意可憐殷氏骨難仙今此石砌在城隍廟中可考

呂仙賦詞

鳳停橋在安成之北三十里一日呂仙坐其上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紙筆書一詞云落日數聲啼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我煑新茶盪滌胷中瀟洒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遶天涯鳳停橋畔即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畫飛舞令不知所在

呂仙詩讖

宋宣和間徽宗齋設一千道人只闕一名適有一風癲道人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

道士林靈素在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堦下

亟遣人送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柱上一

抹而往徽宗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有粉筆書

云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眞陛下問

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果而靖康丙午丁

未二帝有北行之難

呂仙綑袋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設雲水道人齋忽有羣道

人扶一孕婦將產而來齋未罷產嬰兒在地羣

道人即扶女子而去只留嬰兒在地衆人扶起嬰兒乃一麵袋也始知爲呂公弄精鬼以戲凡俗云

呂仙戲術

昔呂翁嘗經過潭州醴陵告糴於人不得因作小術戲之後日中曬谷舂米輙碎使牛糞燒煙以熏之然後顆粒無損故居民之家皆以塼土泥一火焙中分隔眼以箕簏盛谷寘於內牛糞煙熏於下以代曬𣊬其米色黄其飯絶作煙氣

作食者頗不可口惟醴陵一縣爲然出境則異

出醴陵志

鐵拐托夢

張居士宋朝都吏也諱道純妻馬氏俱出家初輔真道院於湖州市好道甚堅住修文坊扇子巷開輔真道院藥局至元庚辰常齋僧道一日先散俵子一百箇至日憑此赴齋臨期状俵子只九十九箇不見一箇居士付之不問徑支齋九十九分此心終不滿次夜夢一道人来告曰

俵子在我拐上覺而細思其日並無策拐者想是道院鐵拐先生亟於井亭下覔舟往道院叩門觀之果見拐上有俵子題得四句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腹且歸俵縛我拐因知仙亦赴凡齋矣

四仙奕棊

有巴邛人不記姓有橘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拳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躰紅明皆相

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决賭訖一叟曰君輸我一叟曰君輸我後曰於青城草堂還我耳又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於橘中耳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員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鬣周悉因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明不知所在

二仙隱竹

黃庭堅治平二年冬十一月初二日爲鏡堂僧作梅亭記閱幽怪録云鄜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内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伐言畢乗雲而去庭堅曰此與昔人橘園叟之事無異

一夢黃粮

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鄲道上邸舍中有邑少年盧生同止于邸主人方烝黃粮共待其熟盧不覺長嘆翁問之具言生世困厄翁取囊中枕以

授盧曰枕此當榮適所願生俛首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比上疏曰臣年踰八十位歷三台空負深恩永辭聖代其夕九十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傍黃粱尚未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再拜受教而去

月影仙跡

安成盧溪王庭珪字民瞻太學登第嘗以詩送胡澹庵貶新州檜見而怒例遺貶檜死召還朝

除數文閣學士致仕歸邀紅園遊息于夢華庵

真春茶蘼盛開天將曙殘月照人偶有衣白衣

人來與洗菉僕曰請與數文説呂洞賓來相見

僕曰尚早及入語王攬衣亟出但見月影一人

在地遂扣而拜之不復可見後改庵前門帖云

月影印仙跡花香供筆靈

插簪生笋

吉安成有魏夫人壇在城南十里夫人煉丹時

有村嫗屢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簪插于籬

下曰年年四月盡當生笋可供汝家之食饌次年其地笋生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塡補笋至今有之

遇仙

鐵笛道人

陳御幹浦城人也富而好施凡有道人至必館遇有吹鐵笛者來延之而心不倦嘗往來和豐道院夜則寢處于彼每旦必於此候之忽道士語曰子來何暮我在此稍久次早黎明而去道

人未至良久道人來曰子來矣吾欲與子俱往御幹忽起思家與曰歸家取鑰匙再來道人不復見矣止留鐵笛在其家御幹續得出神之法遇他州郡有貸之缺之者先知其價必收買而去大有所得因此置富名之曰陳半街

黄衣道人

李氏元蘇州人有一孫耕于石筆山到山日已午見一着黄衣道人坐于石上以手作推敲態背後有大橘樹婆娑橘黄纍纍道人摘兩顆與

之翁收于懷道人云因何不食荅曰欲歸與孫

及歸至家擒無有也續靈於廖子孫衆多

跨鶴道人

處州龍泉縣鳳凰山下舊有小茅庵一道人居

之橋頭有黃婆開酒肆道人常往來買酒不問

取錢悉與之飲由是買者無虛日家由是成甫

閱一載婆予索酒錢道人未之償越幾日又問

復許之仍借筆盃一紙鶴以水噀之飛舞回旋

于橋之左右婆亦不悟又復索錢道人於是跨

鶴而去

通神先生

蓑衣道人姓何氏淮陽朐山人也後居平江一日自外歸若狂者身衣白襴衫晝則扣門乞食夜則宿天慶觀門外久而衣弊以蓑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以休咎無不奇中世號蓑衣道人宋孝宗聞其名召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爲築庵居之賜衣數襲道人不受道俗強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

平江好事者日以珍饌餉之食于通衢追飽而去光宗即位召又不至周南鄉廷策所謂特遣王人問妖民於数百里之外者此也有警世詞曰在世爲仙須有分不須食素持齋寸絲不着掛形骸莎衣爲伴侶箬笠作家懷行滿三千上界奉敕宣至金臺傳言問汝有何哉人生長富貴陰騭種將來後無疾而化

劉咬指卧雪

安福南街有劉生者賣豆乳爲活甘貧好道每

見道人過隨所有粥飯與之道人感其意遂授以道術生對人寡言終日只咬指而已人称之曰劉咬指大雪作高卧大街上衆以雪堆之如像意必死矣天稍霽衆開雪氣如蒸起立一笑而去後不知所之

野人破竹

黄野人在惠州羅浮山中近年有人入山失路但見一小茅廬一寸翁褁布巾操刀破竹篾不知其為仙人也失路者告飢時冬十月野人摘

梅子與之喫喫數枚其味甘香又不似梅子歸家能辟穀不飢又以竹篋數條遺之歸開其篋長七八丈而無節方知所遇即仙人黄野人也

道人寄書

臨川郡治前有石山覆以小亭及結朱闌護之有七十歲老兵云此石山下有洞天福地昔有一承局在浙間逢一道人寄書云煩將去撫州州前羊角山投下請扣石自有人接書承局歸往叩石閒即見朱門洞開碧瓦參差亭臺牎戶

殊異人間世翁姥男女皆歡迎出問飲以湯一盃香味襲人且謂承局可留此承局曰我有老小不願留止予以谷一升承局怒擲之地但存十數粒粘於布裙間遂送出門乃是烏石岡江畔以年月計之則已過一年以外後見谷十數粒乃爪子金也因知仙境在石山之下而承局亦無緣分也夫

二吳遇仙

宋承相吳潛吳淵居霅川未第時日侍其父讀

書食後徜徉門外見一道人來訪問曰先生有何術道人曰能疊戲曰得非梅竹乎曰非可將小甕磨墨來為作小筆戲吴欣然從之道人遂以㩦幕滲墨刷一小壁俟乾腰下出銅箆劃開引二吴來觀中有五色祥雲覆以寶殿屏上金裝吴潛字隨掩去後潜大魁登相位淵參政開制閫

浮海遇仙

台州士人陳夢協平生隱居不出仕宋咸淳中

偶遇商人浮海求從之以縱觀覽一日遭颶風
漂至海中一山下見山上喬松不可以萬計望
山巔只露些子樓閣岸側有小茅庵揭以雪溪
兩字簷下坐一老人傍侍小童陳與長揖老人
問曰汝何人而至此陳具以實告老人曰既往
天台今葉夢鼎安樂否陳荅曰已拜相老人曰
煩拜意亟投黄扉之榮早尋綠野之樂更踰十
數年宋鼎移矣恐有後患陳曰先生是何神仙
老人曰止可與言舊日同舍生今主海上雪溪

與茶一甌撫手曰快循岸去便可尋舡陳歸不敢與他人言密以告秉後秉罷相歸鄉朝廷再召不赴者以此信知大事神仙知之久矣

賣酒遇仙

宋景定壬戌靜江府境內有林一郎者開酒肆味頗佳一日有臞瘠道人來曰貧道欲與公賒酒一日一千限一年方還錢可乎林曰一千以上亦可一年以外亦可只要先生飲得即與飲數盃而往次日來供以酒一千道人飲盡林與

妻子曰此道人不凡決不可出言語自此來飲凡六日懷中出銀一塊権寄林曰一年之約未得十日何故決不收受道人喜又飲却云聞宅上有喪未葬貧道善風水宅上自有地在五里頭某處急宜葬則立致富貴林曰安敢望此且飲酒再三再四方從葬畢道人在墳前索酒連沃数觥朗吟曰五十日來方一醉人間村酒勝天漿引手招一鶴跨之而去一家儼求不返後三年林家大發財産子納粟補官果符其術

井化酒泉

常德府城外十五里地名河洑有崔婆者賣茶為活過有道僧道過往必施與之一道人往來凡十餘次崔婆見之必與茶道人深感之與之曰我欲使汝改業賣酒如何崔婆喜道人以扙拄地清水迸出為崔婆言此可為酒崔婆取之以歸味如酒濃而香買者如市君它人汲之歸則常品水也崔婆大享其利道人重來崔婆再三謝之但云只恨無糟養猪道人怒其貪心不

足再以拭拄泉則復成水無復酒味矣其井至今尚存

女食茯苓

邛州蒲江縣長秋山有女子姓楊濵江而住其父入市貿二鯉歸令女子烹洗其女不殺放水中戲役然而逝父母欲箠之此女遂奔入長秋山一道觀依火居道士供柴水之奉道士每日使之擔水忽去久不歸道婆恐其有外慕因苦問之乃云於吊水時有一嬰孩扶綆而上同嬉

一時又投井中非有它也道士云可將布袋袋之其女子如其言袋至宮中開看乃是一塊茯苓置之飯甑蒸肬適道士渡江赴請水漲未歸其女了聞其蒸熟甚香遂取食之日久食盡忽天帝差使者召之白日仙去其鄉村申縣縣委王主簿入山躲避止餘茯苓一小塊簿亦取而食之竟仙去主簿乃天師排定二十四治之一者吾觀神仙者甚多皆不載此因錄之以示來者

巨蛇吐珠

欽州村婦黄氏禾屋内夜有光芒現人甚訝之一日黄婦取禾晒曝見禾中有一巨蛇蟠屈於彼口吐一圓物光耀奪目蛇躍而出婦拾而視之乃一大珠懷而歸之是夜滿室光耀隣佑以其事首官官司追索稍緊其婦驚懼以珠於甑内蒸過遂晦而不明後過識者乃曰此蛇珠也若不蒸過則價無限矣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一

後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後集

道教門

齋醮

崇興道教

宋徽宗一日誦大洞眞經舉首見左右有仙官侍立上於道家已大留心政和初上疾一夕夢一仙官延請至一宮觀有道士二人爲引至一壇上遥望金光閃爍莫辨何地二道士令上設拜礼畢傳命諭上曰汝以夙命當興吾教上再

拜受命二相者相與慶上而去及寤作記始大修宮觀於禁中奉天神作玉清和陽宮玉虛殿製玉虛樂章道家謂上爲赤明和陽天帝政和七年御筆批云朕每澄神默朝上帝親受宸命訂正訛俗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覩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焚指煉臂以求正覺朕甚憫焉遂哀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帝允所請令弟青華帝君攝朕太霄之府朕夙夜驚懼尚慮我教所訂未周卿等可上表章

冊朕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只可於教門章疏
用不可令天下混同宣和元年降手詔節文曰
異俗夷言髡髮毀膚偏袒横服棄君親之分忘
族姓之辨循西方之礼蓋千有餘年朕方敦礼
義遹追三代其教雖不可廢而害中國礼義者
豈可不革其服飾其名稱其礼其言並從中國
又御筆按先天紀鈸乃黄帝戰蚩尤之兵器胡
人之凶具中國自不合用又御筆改女冠為女
道尼為女德寺院改為宮觀諸陵佛寺改為明

眞宮自今設礼合掌和南不審並改作擎拳稽首佛賜天尊服菩薩羅漢改道服冠簪閑封尹盛章奏本府以寺改宮以院改觀者計六百九十一區以僧改德士以尼改女德者計一万五千九百五十有五人所納銅鐃鈸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隻計又萬六百二十斤一兩

心詞保母

浙中陳少卿事親以孝聞一朝母疾求醫不効不遑安處夙夜思之人事既盡豈若禱之於天

不過一誠而已遂發誠心夜半虔禱上天願求妙藥以療母疾少頃金盤有聲果蒙天賜四十九粒太夫人服之即獲勿藥之喜少卿喜而不勝經歷四五年間太夫人又病少卿仍舊虔禱於天了無感應昕夕憂懼次日自撰青詞而自寫之即召羽衣設醮而祈禱焉既而道士伏壇須臾興而言曰上帝甚喜少卿青詞至誠至孝如此少卿問曰其言如何對曰喜見中有一聯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誅帝之心必從臣

予之請如今太夫人病三日安樂更延一紀之壽其後果然

心詞誑語

新昌縣黃與行至元辛巳設黃籙大醮托館客傳雲叔作醮壇一宗文字醮罷數月雲叔忽患背疽口中言語謬乱其家請法官陳辛叔行法附躰童子云傳雲叔作心詞不直寫事意裝成巧語謂黃與行礼義傳家詩書教子黃與行貪虐鄉𨚗破衆成家安有詩書礼義耶决脊杖二

十卧枕三年押赴酆都収管越三年雲叔疽發死後黃與行死葬之縣外有過軍掘其墓斫爲三段受禍亦甚矣

心詞藹直

世人作詞語求福甚多而李梅亭季士只云有生之衆所欲不同貧者願於多財富者期於不死賤者志求於顯達貴者思得於久長人既無厭神亦難應臣雖無似志實不然雖亦有禱於三清惟乞無災之二字云云使身心安穩尚復

何求眠食平寧便爲至足其他外物一付自然既所請之甚微宜必從於所禱觀此則詞語不瀆也

心詞代筆

太夅經德齋方清孫蒙仲之弟也出繼從叔位將其叔田產盡以之別置已業後得疾危殆命道士設醮道士出神見乃叔二頰此子者欲其守先疇令以敎世之產轉鬻它姓吾訴于帝已得請矣其家聞之恐再設醮蒙仲代作青詞敘

悔過之意語極懇切道士再言乃敘謂此非由衷之辭蓋出他人之筆病竟不起

心詞媱語

宋景定中京口一富人姓王嘗聞人言金陵乃帝王州繁華無匹切慕之且止二三百里之近扁舟携所寵李氏同往恣遊歷覽至鐵塔寺少憩因見士女往來携手笑謔不能忘情遂與其寵在寺西偏作無狀事後歸自省曰寺乃神佛所居誤爲此舉遂命道士設醮謝過其詞語云

始爲金陵之遊致有鐵塔之誤詞奏上奉帝旨
送三省進奏院省詳致誤之因院官閱簿籍即
無上件事迹遂差天丁下所屬契勘押至鐵塔
寺伽藍等神具析方行彰露却云歲終方敢類
奏張祖師自進呈帝大怒云此等淫媟之語敢
達天京王李二人送雷司鐵塔寺送火司後祖
師力叩此人愚昧雖免罪戾但知謝過欲望天
慈特賜輕減再奉帝旨王李皆賜死鐵塔寺焚
毀若王生者不自畏心亦不畏神悔而方知畏

天吁亦晚矣

醮儀不倫

趙提幹彥珎開慶己未任湖南倉幹庚申鄂渚有警趙亟許黃籙齋醮遂得善歸後咸淳辛未年間就西山集福院賽酬請光孝宮道士王若川告盟但合用數目浩大龍之鱗甲悉用真金力不能給謀之建陽翁道真則許以金紙代之凡事簡省遂請翁主行齋事王若川雖同壇分任而凡事終不留意兼執事者俱不嚴肅上貽

天譴未幾道衆一行人俱死若川亦感拘攣之疾趙雖享年已困苦無聊一會中人無得免者可不懼哉

書疏不誠

安成南江有李子椿者命館人戴秀才作疏上星官而忘書星主紫微大帝銜位子椿云先生如何遺了聖位戴乃添在諸神之間子椿亦不及知越數日戴忽得病見本里社神康王領神吏皆來追攝至一冥府殿上有王者問戴云汝

爲人書疏大帝而無聖位卻實於諸神之間罪當死戴無辭以對但乞限回家區處家事語未竟見湖仙真人來爲其解釋王者不從言且保戴其三日戴遂少蘇囑付妻子家事遂一了當恰三日復見黃頭力士來追遂死甚矣文疏不可不至誠書寫也

朱道人拜章

後溪劉光祖家簡州尚道教嘗延朱道人在家父死設醮請遠方有道之士充醮官意甚精專

高功衣冠整肅將升壇拜章忽朱道人來曰我擾君家甚多無以相報今日拜章我當爲君謁玉帝也高功及衆道士與醮主家老小皆不欲後溪曰朱道人欲拜亦由他拜我自令高功拜之於是二人俱拜頃之高功起惟朱道人不起又良久衆以手扶之只有冠簪衣服大驚次夜朱道人忽來與後溪曰我即朱先庭已奏玉帝使汝家富貴不絶倏然而去其家遂留冠簪以爲至寶後溪及第位至尚書子孫仕宦不絶

天門放榜

范文正公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公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疾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致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名下一字塗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平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嘆道士之

通神也

論星受譴

安成王用可幼出家爲仙壇冲虚觀道士與法官王和父爻善每爲人修䟽禳災稱日者推占某星某曜爲凶惡者不知其幾淳祐乙卯年間十月水官解厄之辰忽得病見黃頭吏追至一殿下上唱云汝何專爲人論星辰玉分析云此王法官言上唱云玉法官只口稱汝不當形紙筆方震懼間見殿上照壁有黑蟠龍像表裏通

明有若水晶見殿後人物往來其間王平日事玄帝香火見帝躍馬自外而來儀衛如所畫王俯伏告乞解釋語未竟見三官大帝下殿揖帝入内不知云何叫出王再行懇告帝云已爲汝言之矣後聞殿上唱云王某不合爲人誣訴星辰罪當死姑以玄帝之故特與病延一紀方出殿衛遭跌而驚自此患頭低背曲十二年而死信知尋常出家人爲人作疏不可說吉星高照凶曜退臨八字但乞赦罪則可當以王用可爲

戒

宋朝華命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内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録行持唐素以禳奏精度著名伏壇出神上至層霄忽被罡風吹擊遂排神馭氣方得至魔王界内且為火花下墜所壓復努力作法直造天門三天監門大神又行揮下未免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来有詞即達未嘗過差不審今日何罪而若此未幾有天下傳祖師張眞君旨

揮引至三省數陳所奏事因蒙送謄奏院看詳院官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章表祖師忽記曾聞王音不可進奏矣但其辭意慶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王帝殿前適逢議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眞官引致一神人衣裴皆如天帝但暫下辮髮耳後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盡一付汝神人者跪拜祇領而退荷青冊人皆隨之傍有天丁謂唐某諾宋國

人數盡矣汝章之不違有由也唐𨥥祖師還神
不敢彰露丙子華命後方與人言固知
大元混一區夏之盛正如書曰皇天既付中國
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夫豈倖而得之哉

齋醮靈驗

宋提刑疊山謝枋得嘗謂有淮人林月溪者誠
感上帝曾爲裕齋馬公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
死爲一卒攝至冥府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
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齋馬公也公引

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欵密林曰某被追至此有何罪責馬曰吾爲泰山府君爲門下二寵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門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壽限佟多但毋啗此間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右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天子因引林訪之林賀曰先生生爲宰相沒爲閻王可謂盛事古心慶頌謂曰沒爲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不知作何功果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

曰既辱厚意請往隆興府托西山道院徐道人
爲設齋醮或者可以感動上帝耳言畢相辭而
出林逕徑到隆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
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爲建
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令造紙錢餘者悉
以爲酒食之資林俟候月餘徐道人方且齋戒
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
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爲越三日夢二
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

此出離幽關矣感應之速如影響則徐道人者善及幽明信非區區之李仙之流也

幡竿天篆

逍遥觀葛仙翁道場也宋紹興甲子鄉民有爲醮會以祈年者曰五雷會命道士李宗朝主之有民苦於社鬼之爲祟者作牒訴天附李使寘青詞函中李不可則賂其徒使竊寘焉初不知也明日幡竿得幅紙焚爇之餘文字可辨乃民訴社鬼牒也牒背之首有書九字青色亂屈不

可識有道士曉天篆者爲之讀曰散漫之罪告天不行下乃仰字九字皆闊八分牒尾二字如印闊二寸半長倍之其文曰詔百鬼亦青色其紙經火焚處色皆青道士作醮謝過匣藏其書予觀

徐煉感應

廣州有商人與同伴泛海往諸國經紀偶中流得病力别同伴登岸歇泊至一洲間結茅居止却與同伴約云汝若回舟見我竹竿標記我衣

裳即来相接若無竹竿即是我死矣不必泊舡恐阻順風也越半年舟經前地則竹竿衣裳並無亦難望洋而尋舡回廣州訪其家人歷道其所以全家痛哭叩命道士建九幽齋醮祭煉天下孤魂至夜三更召請之時忽聞屋上有人連呼曰我在此遂用梯扶下乃所度之人是生人也即救以湯粥方省人事云昨浮海得病止于洲渚上忽有二婦人挾我至山中石崖内每日亦有飯食與我但不知得此身是生是死已近

年餘一日聞二婦相語曰有符使持公文到水府稱廣州某人因作商死於海島今祭煉天下鬼神宜留此人在家我與汝自去赴此會其人家聞之力叩二婦曰望帶我去一觀一婦曰不可一婦曰不妨遂挾至其建功德所約曰藏你在屋上不得作聲待我二人去壇前享食適聞道士出門召請我名姓又是我家作醮主且曉我家人哭泣之聲是以叫呼二婦方知罵云我不欲帶他來今事泄矣飛走而去其人歸雖得

再生但飲食甚少越兩月死蓋爲鬼氣所侵不可救藥但得終於正寢而已以此見祭煉之有功如此

祭煉有功

龍泉萬壽宮道士潘夢庚平生有道行一日浴罷倚窓寄傲恍如醉夢身到一所若世之官府官吏整肅兵戟森嚴至門首見潰田季鑄瀉曰此陰府也知宮安得至此俄有一卒曰大王願見道士掖至庭下王端冕中坐面黑多鬚貟凡

閻所畫閻羅王也王曰你平生誦度人經及九
天生神章祭煉有功幽沉獲福壽延一紀吾所
追者吉州龍泉潘應庚也於汝無預速歸故鄉
出門至通衢見一判官携簿按轡從者十餘人
呵殿而至方側身回避偷視之乃鄉人郭浩堂
知丞也因長揖曰知丞何得至此荅曰我在世
公平正直不欺於心王命擢爲掌祿判官陰陽
異路機不敢泄知官既得旨延壽放還故家宜
速回若更少緩則身非己有辭退忽有青衣推

入坑水中醒来但見汗雨遍身其瞑目已兩日矣嗣是愈謹戒律誦度人經卒享高壽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後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三　　後集

道教門

道法

天師退潮

宋嘉熙庚子杭州潮水不退趙與懽尹京奏乞召張天師議治旣至連日作法水如故遂考照云有蛟三條爲祟一是濟王因史相廢其爲太子以理宗代之怨望致死一是華岳乃武學生因作詩負罪一是一宫人因不肯躶躰下蓮池

捉木刻金龍遭鍾覆火煅而死理宗云柰何天師奏乞設黃籙大齋以薦拔之方可於是絜大内崇修方移文水府而潮即退後華岳與宫人事寂無所聞但理宗每與周國公主閤行見前有着乾紅背子者曰此必是濟邸蓋亦心疑見鬼云

天師誅怪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滿身疥癩來謁衆齋與之而惡其不潔齋罷

謂宅有厭氣宜書符以厭之請黃絹三尺濃磨墨方秉筆起只圖一烏圈如盤大衆笑道人亦去道堂揭而寘之壁間須臾見黑中一點通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方知為天師親降也

天師誅蛇

婺州東陽縣有郭郎中家依山而居山石險峻樹林深邃常有大蛇為妖人所不能治郭有一女年十六歲容皃甚麗忽尋不見父母疑為祟

所感朝夕思慕不已遣人齎香信詣龍虎山迎請觀妙天師救治師欲翌日啓行是夜夢祖師云汝毋往吾將自治之忽一日有道人到郭家謁水問之曰尔家中有何憂事郭以失女事對道人曰我有道法尔當遣人隨我尋之遂遣人隨去至屋後山中令其人閉目謂開唱声即開及唱一声開目見山中火發焚一大蛇於中女立于前詢之乃此蛇爲魅其怪即絶道人乃給符與女服獲安如故

天師斬黿

大德戊戌年鹽官州州南瀕古塘塘距海三十里地橫亘皆斥鹵比年潮汐衝齧鹽場陷爲海勢侵逼州治州以事聞於省府復加修築塘岸二百餘丈不三日復圮皆謂水怪爲害非人力能復省咨都省

聞奏欽奉

王音札請三十八代天師融驛詣杭州時合省官僚以五月朔就佑聖觀建醮五晝夜醮畢天

師遣法師乘舡投鐵符于江初則鐵符跳躍浪中食頃方沉風雷電霧旋遶于中明日視之沙漲日增隄岸復舊江心突起沙洑中有異物爲雷殛死于上廣二丈長許狀如黿有殼省府聞奏于朝榮錫旌賞

法誅蟒精

邛州道士張碧雲行雷法四川有名鬼神望而畏之時魏鶴山弟文翁知叙州内人得病纏綿不愈差二承局持書與狀去投碧雲碧雲即書

二符與承局祝云堂內焚化以一就竈中焚化承局歸告文翁如其言焚之數日後但聞滿屋臭穢忽於閣板下見一巨蟒長五六丈已死其家方知爲祟者蟒也夫人之病遂安

法誅蛛怪

建寧府人家有兩女適人因春首歸寧與其妹同遊屋側花園方入園門有一蜘蛛真紅色墮其臂拂之不去女以爲怪意殊不懌歸感疾而死次年春初其妹再遊其地因感舊事言未竟

此物復墮其臂其女急回亦感病語其母曰我姊去年見此而死今我又復見之恐不可免此是一怪聞黃雲莊行法甚靈可急遣人問討符水母如其言黃公為遣將發符令以符於竈中燒化須臾陰雲四起雷雨交作鄰人但見門前之山傍空中見有一頁紅婦人為雷神所擊往來數四須臾霹靂一聲見此婦人自空中跌下坑谷須臾雨霽往視見一婦人橫尸在焉其怪方絕

法誅土偶

周大三婆因往寺中見土偶像美貌自言曰得一丈夫如此足矣自是每夜必至久焉白晝亦至其夫接巫治之莫驗遂接環法師與之一符令此婦佩之一日祟語之曰汝疑我奪其符爲二各人一半法師怒曰自與你討分曉每遇與人行持必附奏一日陰雨大作其婦人已寢聞雷聲頓悟具言其祟爲神捉去自是怪絶逾月此婦人因在園中見此祟在隔墻恓惶垂淚與

語曰久在圄圄近方得歸婦人曰因何得歸荅
曰郊天赦耳

法治巫鬼

安成歐陽辰翁寓居北里元貞乙未令僕入山
伐薪遂犯古壇場及張巫之墓其家即遭癘氣
而爲首邏斥之僕死焉次年歐陽家有室女名
庚在堂奥間見一綠衣老人遊行又見二貓爭
闘復被祟捽倒於地首飾俱失昏沉不省遂許
神願移時稍醒却云得公公貢士奪回得我迹

後飛砂走石推門戶閶作雞犬声百怪並出而女子昏沉如故遂請西里法師周聖可劉信師行持救治越半年神吏方契勘到是楓坑死巫檀鬼恨伐其木而爲禍續被前妖嘴冠絳服鳴羅調角挾取女子置於樹枝苦楚之二法師差馬趙二帥取回女子即吐出科斗土石腥穢逼人方少醒於是即奏上帝乞降雷伐五月十四夜霹靂一聲其樹折矣巫壇余黨又結連他鬼現形示怪二法師竊窺山魈作猫形於楼上群

起擊之其聲甚哀值火滅而逃信師夢神吏云
合牒當境并吉表兩州土神同捉後移文即捕
到諸鬼計百餘名押送酆都定罪歐陽家方寧
而女子之病亦愈妖精之横如此

法救產母

翁道應建安人嗣雷法事香火甚謹嘗有一婦
懐孕十三月不產躰羸骨瘁忽數日腹痛如刺
不能勝委家憂之其夫請翁法官救治翁遂祝
將發符俾服婦恍惚見一金甲神人火髮青面

乘空而來驚呼間產一肉毬有小蛇三隻蜿蜒而出首紅而身青背有金線乃以鍋覆火鍊死之再給符俾服婦体即安

聲遠雷法

張聲遠名雷發奉行雷法甚有靈驗衆皆神之寓廬陵道堂一晚山行汙一村婦暮歸堂中焚灶但口中作吃吃之聲忽仆地竟死雷將之靈如此行法之士忽慢可乎

行法不正

周應奇拳法心術不正未嘗行一好事發一善言一日行持祭將且曰法拳天心戒絕邪欲祭未畢有賣糖婦自外來彼則注目凝視心已不正神胡不允由是捿遲偃蹇法固不靈已亦多病遂為巨旺社神所擊繼而長子道與年三十許不疾而卒至燒化時額皮裂開頭顱白骨上現六黑字曰拳天帝其其內兩字不分曉天乃古文天字次二子傷人陷于刑憲遂至滅後

超度瘵鬼

閤門祗候秦中立受命往秦鳳路提點軍器到
京兆府見知府陳儼云次子景仁娶張侍郎女
爲妻染瘵疾死景仁因此傳染悲歌哭笑醫治
無效中立曰凡人病善死生修短固有天命若
邪神鬼魅豈足以貽明公之憂切恐非勞瘵所
纏必令似喪偶欝結成疾耳令歸驛當爲齋心
明晨看視即知秦歸默告所事上眞備述前事
度祝求托次日天明秦以聖像安排景仁門首
携香火入房中立只君困息遂具詞奏上眞是

夕有人扣門却是亡魂張氏至曰念奴係陳景
仁妻自恨薄命染沾瘵疾被醫人將作血鬲醫
治誤投湯藥枉失性命日夜銜冤未得超脫依
附夫身非敢有爲禍也今憑閤使伏此聖力解
釋宿冤今得托生鼎州羅宗傳家爲女身矣左
手大指甲内有金色玉毫兩莖可長三寸只此
表證爲驗自後景仁病亦愈

扇能起風

揚披雲得道之士前世乃火府眞君也居南劒

州一日里人娶婦會賓拔雲亦預其列欲赴宴而無催者將謂不曾約客潛往觀之灯燭熒煌賓客雜遝拔雲謂戲我矣我亦少戲之以白扇揮於簷狂風四起燈燭盡滅再點仍前主疑今晚何事如此試思之鄉人皆以請遍獨遺拔雲必其戲我也命請則已高臥矣衆屈之堅不起主者又親屈乃至告以滅燭之怪拔雲曰此易事耳且遂去扇風乃止

道術

林靈素

林靈素溫州人家世寒微善幻術輔以雷法常往來於宿亳淮泗諸寺群僧薄之至楚與惡少相毆訟至府庭通判石仲胱之置於館問其吐納燒煉出神之術携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宋徽宗夢赴東華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勑道録徐知常訪神霄事徐不之能而以素薦素進上視之若與舊遊乃以神霄事問素因大言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主之其弟青華帝君

皆玉帝子神霄玉清府有左相仙伯書罰仙吏
褚慧等八百餘官仍謂上實長生大帝君蔡京
乃左仙伯臣乃褚慧於是上喜之賜號金門羽
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班視待制遂建寳籙宫
於京城創神霄宫於天下置道宫改寺院爲宫
觀僧尼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忽京師傳吕
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中
貴探問香自通眞宫來上亟乘小車至宫見壁
間有新題詩云捻土爲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

宜真洞賔却識林靈素靈素何嘗識洞賔上由是愈加敬愛靈素寵幸一時出入導從傾衆至與親王爭入内門從者相歐又嘗衝太子節不避時貴京城大水上累遣靈素禳之不驗又全臺上言素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遂遣屏斥歸温州後以血疾死

神翁預知

徐神翁雲遊至安福淨山觀每日飯後塊坐殿角嘗輒曰莫閑歇可為觀中催租未幾告道衆

曰某處米某日來又某處則某日來如期佃夫俱荷米至皆曰米自當納何用撮醫人日日相煎炒耶蓋神翁以紙剪人吹去而人不知也後迁于北真觀一日觀門前水泛翁邀王道士渡江王固辭翁伸手巾一條于水面以足踏手巾而過正力挽之但云鍾樓角有少文字以付汝矣王亟取之雷法一宗印一顆及告斗書王由此行法甚靈

預知國祚

宋湖右有道人姓吳名守澄號孤雲每年隨寓遨遊市井只丐殘酒痛飲人不見其喫飯言事輙中德祐甲戌自正月旦日以來醉中只言他來也我去也終日不住口或問曰誰来答曰臨行時與你說又問曰你去何處答曰去武當山逃性命到三月將去之時用一大幅紙盈穿靴頂笠人持弓箭旗幟坐馬不計数後貼紙書保重兩字撑起與人看却渡江從水面上行去後人方悟是大元軍馬到来而宋祚亡也

先知死罪

桑道茂祖爲供奉李晟爲神策小將道茂曰足下即貴其之數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乎道茂懷中取一紙大書具官銜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曰遣其道何語道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爲書之後朱泚反道茂復舊職晟往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嘻釋放道茂以爲上

客

噓氣燒腸

陳道卿云余嘗過邛州白鶴觀見一道人衣褐而丰神秀穎居于座末觀主謂道卿言此道人多有戲術令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一戲爲别道人欣然呼一道行取鹽付之令相去二丈而立道人曰我噓氣汝張口受之覺腹熱即言不尔當燒爛汝腸語訖噓氣向之須臾道行覺腸熱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

盌中道人擎盌示座人曰誰能飲此擎座穢唾之乃大笑擎盌自飲言别而去明日道行惡聞食氣唯飲水數杯月餘出觀不知所之

種蘿蔔子

安福城西四十里間地名蒜坑舊有道人過一農家索漿其家飲以白湯謝以暑月無菜道人於囊中出蘿蔔子一勺教其人先布茅燒地趁火撒之後生蘿蔔大而甘其地至今享其利也

道經

度人經悟道

章思廉遂昌人少業儒以經季名三舍酷嗜度人經誦念不絕倏然有悟棲迹邑之壽光宮蓬頭垢面出則行步如雲能言禍福一日太守錢公端礼問有仙人来否章曰呂公現在溪邊洗豬皮遣人去看果有其人呂曰此思廉小兒多口也一日紫虛觀有大桶醬可數百斤章乃阿屎其中道衆怒而撻之及搬醬盡其下有巨蟒蟠于中使不先知必至貽禍矣後數年仙去太

守錢思礼贊其神曰蹤蹟浮雲形骸槁木仙不行怪隱相絕俗其中炯然無物不燭像而敬之以警凡目

寶誥功德

昔有開食肆者死為陰府追去冥官殿下豬羊雞鴨取命者無限又有數大鑊臭穢羹汁獄卒逼令食之其人驚怖即念玉皇寶誥王即面北下拜諸畜尽皆退去鑊中羹汁已竭王曰汝有此善心非惟能免自罪抑且冤債俱獲超度矣

更延半紀可還人間勸人持誦功德不可思議
今世之人如能信心異日爲護身符也

生神章

高邦佐薄眉山忽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
司見其父責曰汝齋祭不誠僧與庖者皆不嚴
絜無益於我但汝每日所焚九天生神章拳皆
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汝若更請高明道士
看誦及多焚化吾將脫離幽扃矣邦佐如戒後
父托夢曰得汝生神章力已托生矣○蜀青城

山丈人觀道士李若冲赴醮會夜田憩於山前俄頃竹陰中有一女子號泣而前云獨卧經秋墜鬢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渙濕衣襟損玉鈿言訖復泣而退若冲亟還是夜偶上元節三官考校罪福之辰若冲窺殿上有衣冠珠履之士背面北立奏對殿下皆罪人列於廊廡間中有一女子爲獄卒縶於鉄柱杖之痛號徐察之若山前所見者俄而侍立之神以劍指若冲云今夕上元天官泊五岳丈人考校

日不宜久立若冲潜避達旦具白其師唐洞卿師曰汝知之否昔孟昶於丈人觀祈禱麻姑壇有城令献一女曰張麗華納之觀側忽一夕風雷雨電騰空散落張氏遂死葬于山下此張麗華也昔寵幸於此褻瀆高真致獲斯罪既以詩告汝當救拔之若冲曰何法可救但誦九天生神章焚金籙白簡可免斯苦偶值嘗家建黄籙醮若冲遂置簡書疏誦生神章一卷伏彼醮所適懺罪燒簡之時若冲就中焚之明旦復至山

前竹陰閒見一塚乃張麗華墳其地上有沙字
四句曰符吏匆匆叩夜扃挺憑金簡出幽扃蒙
師薦拔恩非淺更覓生神九過經

經不壞身

福海寺心法師行瑜珈法持穢跡呪里人有疾
請師治之夜夢鬼使曰此人爲上帝所譴吾奉
天符行藥師毋往及覺則忘之矣次早往疾
家方噀水水則自內流出方悟昨夢已不及事
行持未罷師疾已作亟回已不可救越三日化

止見兩手兩脚舌根如赤銅色績附童云誦呪有功舌根不壞握訣有功手根不壞步罡有功脚根不壞豈非金剛不壞身歟

籙

授籙感應

邵武軍有一婦人憑建陽縣水東觀道士桑克勤詣龍虎山參授九真妙戒籙事之甚謹死後半日還魂與家人曰被二神吏監往到龍虎山見桑道士在彼間我還帶得籙來否我對曰不

曾業道士復曰神吏不須監管你可急還家取籙再來此尋我并說與你家男女今後也不須供養飯食此間自有二百四十日香飯可享可急將籙焚化與我將去家人如言焚訖復死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三　　後集